

别人的苏州

□苏州 庞立群

1943年春,周作人先生在苏州短暂逗留。两天内,他先后去了灵岩、木渎、虎丘诸地。木渎古镇的小河、小船和石桥,两岸枕河的人家,轻易间便勾起了周作人的乡思,“这是江南的寻常景色,在我江东的人看了也同样的亲近,恍如身在故乡了。”逗留马医科巷的俞曲园故居时,周作人对同行的友人说:“(俞)平伯有这样好的老屋在此,何必滞留北方,我回去应当劝他南归才对。”在一年后忆及此次苏州行时,周作人希望将来有机缘再来,或者长住些时光,纸短情长。

张中行是周作人在北大执教时的学生。1976年春,张中行有闲在苏州小住。短短半月内,张中行先后游览了虎丘、西园、留园、光福、东山等众多名胜古迹。张中行擅写笔记体游记,笔下的苏州颇具意趣:园与园相比,拙政园多富贵

气、狮子林多工艺气,远不如沧浪亭,有野意。对市中心的观前街,张中行印象极佳:此苏州之所以为苏州。甚至对观前街上卖的陆杨馄饨,他也不吝溢美之词:我平生各地吃馄饨,当以此处为第一。

与张中行一样,郑振铎笔下的观前街十分迷人。“以观前街的熨暖温馥与亲切之感的大都市,我只见到了一个委(威)尼司(斯)……有人口口声声地称呼苏州为东方的委尼司,别的地方,我看不出,别的时候我看不出,在黄昏时候的观前街,我却深切地感受到了……”郑振铎如是深情写道。

对周作人、张中行和郑振铎而言,到苏州无非是短暂游历,苏州只是别人的苏州。一直以来,我爱读这些旅人视角下关于苏州的温情文字,个体独特的游历际遇与体悟,即便隔着岁月的长河,那些留存于纸上的风景依然亲切与生动。

作家肖复兴2011年春天去用直古镇拜谒叶圣陶先生之墓。城市化进程带来水乡泽国的沧桑巨变,让肖复兴颇多感慨:在这个季节里本应该看到的大片大片的平铺天际的油菜花,被公路与楼舍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,如同蜡染的娇小方头巾……密如蛛网的泽国水路,变成了通衢大道,用直变成了一张门票五十元的旅游景点……

现居南京的作家叶兆言祖籍苏州,对苏州自然十分熟悉。他说过,不喜欢东山的雕花楼,有暴发户的铜臭味。不过,他还说过:“好在,时间才是真正的艺术大师,经过时光的雕琢,今日之雕花楼已是一件艺术珍品了。”

何人不起故园情?别人的苏州便是吾土吾乡的苏州。用文字记录他乡之羁旅,是作家的长处,而对我们而言,阅读他人笔下的熟悉之地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?

同路人甲乙丙丁

□南京 卢云

坐出租车和网约车,我总喜欢跟司机师傅聊天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,有自带笑梗的东北司机,有乐观豁达的南京师傅,还有乡音可辨的苏北师傅。

来自东北的75后徐师傅,原来卖过保健品、开过饭店,创业之路坎坎坷坷。听我谈起带俩娃辛苦身体不好,他用一口东北大碴子话真诚地跟我讲:“老妹儿,说实话,养生你自个儿休息好多锻炼身体,颜值(然后)买点蜂浆啥的喝就得了,别花里胡哨整那些个高档的保健品,费钱。”

参军归来的大学生90后小高,经历过两年西藏军旅生活,他回到家乡后没有急着确定工作,而是一边帮父母打理工程项目,一边开快车道赚生活费寻找心仪的方向准备创业。他用曾握过钢枪的手扶着方向盘,目光炯炯注视着前方,筹划着自己的蓝图。

安徽来安的范师傅看不出年龄,但看得出来是一个性格爽朗的乐天派。那天学校附近特别拥挤,他满头大汗急匆匆地赶来,满脸歉意地反复说着一句“不好意思来迟

了”。范师傅调转头刚准备启动,看见路边的小货车上挂着10元5斤黄岩蜜桔的纸牌子,他回头跟我商量,说中午还没吃饭想停一分钟买点蜜桔。仿佛为了配合他的话语,他的肚子也恰到好处地咕咕叫了起来。范师傅挠挠头又不好意思地笑了,露出一口白牙,我笑着连忙点头答应。他快速买了几个蜜桔就跑了回来,热情地我和同车的车朋友分享。我们拗不过拿了几瓣咬一口汁水四溢,这个蜜桔有点酸牙,我们龇牙咧嘴说师傅上当了蜜桔不蜜,范师傅却笑呵呵地说酸点没关系,晚上夜班吃一点可以防止打瞌睡。

南京的张师傅家里拆迁分了两套房,自己和儿子分开住一人一套。张师傅说现在没有养儿防老这一说,他和儿子各住各的互相不搭,需要帮忙接孙子就去帮帮,不需要就继续工作,将来他和老伴还有几个老朋友一起住养老院。

老家山东的蒋师傅是个女司机,她说每天接送完孩子上下学,自己跑跑快车道既不会与社会脱节又可以挣点生活费,挺好。听见我

和同行的妈妈在讨论育儿,蒋师傅说前几天有个娃一上车就一路跟爷爷哭诉自己的妈妈。这位妈妈回到家第一件事永远是问孩子的学习和考试成绩,低于班级前三名就生气,不到100分就发火,然后天天赶场子上七八门兴趣班。孩子说哪怕只有一天让她彻底玩一次也好啊,最好妈妈永远不要回家。我们听了面面相觑,这虎妈是把娃逼成啥样了。

苏北老乡70后杨师傅,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大概是没能在南京及时买房,导致他一直过着双城生活。杨师傅的两个孩子在老家,一年要四万多的生活费和辅导教育费,他自己除去房租水电等生活开支每月存下四千元全部交给老婆,幸而老婆在老家上班每月也有三四千元收入。我提起国家将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,他满怀欣喜地说这实打实操作下来,起码又可以省下一点儿钱。

这些擦肩而过的同路人甲乙丙丁,点亮了一路平凡的人生烟火,行驶出一段段不同凡响的生命旅程。

教书岁月

□河南濮阳 张理坤

有一年,教师节那天一上班,桌上静静躺着一封信,娟秀的字体,清晰的落款——是她,刚毕业的学生。打开信笺,满满三大页,除了感激,还有无限的期待。仿佛酷暑中的一缕凉风,焦躁的心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。她是中队长,班内第一名,被省重点中学录取。因为这份清凉的慰藉,整个上午我都热情洋溢。

下午,手机铃声大作,一个个陌生号码,侧耳倾听尽是熟悉的声音——是他们!办公室瞬间挤满了人,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异口同声地欢呼——老师好!我喜出望外,大约三四十人,全是一届学生!我激动得看看这个,拍拍那个,他们都在重点高中就读,在特别的日子请假来母校看望老师。他们是我的骄傲,那一年升学成绩斐然,成功逆袭。好一阵,我静静地坐在

书桌前。任凭那一簇簇绚丽的鲜花、一颗颗芬芳的水果铺满整个视野——

他们是上一届学生,曾被我无数次训斥责罚、又无数次勉励提携的一群00后少年!而对于我,这样的情景又何其相似!还记得第一届毕业生,从普通班脱颖而出成为年级第一名。我有幸代表学校参加了教师节表彰会,第一次登上高高的领奖台,接受市领导检阅。那一届学生所给予我的是一笔精神财富。9月份接手新班,关于我的各种文字悄然在QQ间传播。原来是他们将我的管理理念、教学风格全都写成了打油诗,通过亲友传诵开来;军训期间,一批批学生组团来学校,端茶送水、前呼后拥,新任班级的孩子们看在眼里,记在心头。因为老学生的“捧场”,我和新班无缝对接。

老屋的生物链

□贵州六盘水 李海培

我家住村子尽头的一栋木石结构的旧瓦房,屋后有一块菜园,老屋四周长着一些杏树、梨树、桃树等果木,春天姹紫嫣红,五彩缤纷。屋前有一块光滑平展的石院坝,院坝前长着一片葱葱郁郁的竹林。

小时候,我和弟妹们乐此不疲地在石院坝里玩跳海、打陀螺、丢手巾、躲猫猫等游戏……我们经常玩得像只大花猫,晚上睡觉前,母亲挨一逐地把我们兄妹的手和脸洗干净。那时,家里喂一条大黄狗和几十只鸡。大凡有人进院子,大黄狗都要“汪汪”地叫几声,吓得外人不进家,直到家里人出来后狗才摇头摆尾地蹲在屋檐下。母亲是个心善的人,不管来的是叫花子、算命先生、货郎客、骗匠,父母都要招留在家吃上一顿饭,喝上一杯茶或住上一宿。

有一年夏天,家里的鸡渐渐地少去,任凭掘地三尺也找不到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几天后,我去竹林里捡笋叶给妈妈修鞋时看到了两堆鸡毛,妈妈说鸡是野猫拖在竹林里吃,才留下了一地鸡毛,叫我把家里的鸡看好。

大热天,鸡婆喜欢钻进竹林刨食虫蟪。突然,鸡婆们声嘶力竭地在竹林里扑着飞着,黄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住了一只黄鼠狼并当场咬死,第二天接着又咬死了一只。从此,鸡就没有打失过一只。可是,房前屋后的老鼠又渐渐多了起来,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老鼠,母亲去姨妈家抱了只花猫,天天吃油炒饭,吃饱后就赖火洞脚不出去逮老鼠,放鼠药也收效甚微。

捉蟋蟀

□山东潍坊 朱睿

儿时的秋天,是我和小伙伴们们的欢乐所在,因为我们相约好了夜晚去捉蟋蟀。

窗下、墙边、草丛,月光下,星光里,我们悉心找寻、倾听蟋蟀的踪迹。偶尔捉到了,赶紧让拿手电筒的过来照一下公母。蟋蟀的公母,极其好区分。公的尾端有两根末梢,母的有三根,善斗的是公蟋蟀。除了观察头部特征,叫声是否有力清脆,还在于它是否有一口爱咬的“好”牙。

蟋蟀当中的“油葫芦”,虽然体型大,却呆头呆脑,看起来不怎么灵活,它似乎看到你的手盖了上来,逃跑速度却慢了,很轻易地被捉拿到手,打仗不中用,吃得又比较多,捉来何用?大多扔了它,继续捕捉别的品种。倒是有一种头部圆圆的,体型小的蟋蟀反而很善斗。

除此之外,还要学会聆听蟋蟀叫声中所蕴含的信息:据说蟋蟀要是“瞿瞿”单调地叫着,那是孤独的公蟋蟀在寻觅母蟋蟀的求偶叫声。还有一种“叮一瞿,叮一瞿,”轻声曼妙地唱和着,这是土蟋蟀在“弹琴”,说明窝里除了一只公蟋蟀外,至少还有一只以上母蟋蟀在谈情说爱。那些个头大的蟋蟀叫声缓慢,有时几个小时

有一天,我听到老鼠的叫声,循声望去,看到一条乌梢蛇在阴沟里吞食老鼠,蛇老缠住大老鼠,然后慢慢吞食,吞到哪里,哪里就鼓起一个“大疙瘩”。从小怕蛇的我吓得我毛根倒竖,全身发抖,妈妈用一碗米放着一个鸡蛋给我喊了三天的魂魄。不几天,父亲又在楼上发现一条菜花蛇,吓得我不敢一个人睡觉。

老鼠少了,蛇也少了,家里的生活终于趋于平静。母亲将十几个鸡蛋孵了一窝黄嫩嫩的小鸡崽,煞是可爱。老鹰在天上盘旋时,鸡崽依偎在鸡婆的翅羽下,老鹰越飞越低,鸡婆紧紧护住鸡崽的同时,用尖利的喙啄老鹰,旁边的大黄狗也不“袖手旁观”,扑过去“汪汪”地把老鹰吓得掉头,急忙飞高。

春天,燕子归来了,双双对对的燕子衔来春泥,在大门头上筑起严严实实的巢。燕子早出晚归四处觅食,专食飞在空中的蝇蚊。母亲说燕子歇脚的都是勤劳贤慧之家,并告诫我们不要伤害燕子,雏燕的嘴壳儿黄黄的,蹲在泥巢里伸着小嘴“叽叽”地求食,我们不敢用手摸,雏燕被人摸过了燕子嗅得出气味,从此就把雏燕遗弃,雏燕只得活活饿死。燕子衔食哺育雏燕,雏燕从泥巢里伸出一排张开的小嘴,让人怜爱。燕子每天上百次不厌其烦地喂食,那种情真意切的爱让我感动。

老屋环环相扣的生物链早已不复存在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,老屋被夷为平地,修建了乡村文化广场。每次回到老家,站在老屋的旧址上,那些灵动的动植物植物让我魂牵梦萦,热泪盈眶。

就叫两三声。小蟋蟀叫声频率快,叫得也勤。有一种翅特长盖过身子的叫声特别沙哑。它们的叫声比较难模拟,有的像是“唧唧唧”,有的像是“嘟嘟嘟”,蟋蟀高低起伏的所有鸣叫声,具有极其细微的差别,必须用心才能分辨得出来。

蟋蟀俗称“蚰蚰”,而斗蚰蚰则需要专门的学问,大人们担心我们“玩物丧志”,所以我们只管捉,然后交给一位小伙伴的家长,他再联系行家进行后续事宜,有一次,我们捉到了一只“佳品”,那位家长还因此买了东西奖励我们,而我们却只注重捉蟋蟀的欢乐过程,对于结果反倒无动于衷。

如今我又听到了秋虫的“合奏”,手中正好拿着一卷《诗经》,其中“蟋蟀”篇写道“蟋蟀在堂,岁聿其莫。今我不乐,日月其除。无已大康,职思其居。好乐无荒,良士瞿瞿。”我通读整篇后,领悟到了人生另一种活法:既要及时行乐,又要有所节制;既要充分享受人生,又要保持忠于职守的精神和忧患意识。这种姿态也应该能更好地适应现在的生活节奏。经年已去,弹指一挥间,感谢蟋蟀带给我的启示与欢乐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0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